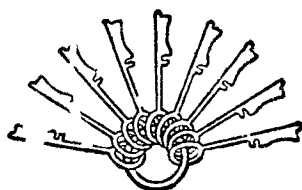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編者 黃九如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發行

初中學
生文庫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（全一冊）

◎

定價銀三角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

編者 黃九如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陸費逵

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埠
中華書局
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目次

頁數

幾句介紹

一

廣州

一

漢口

一四

南京

二六

上海

四二

青島

五六

瀋陽

六四

天津

七三

北平

八一

西安

九二

重慶

一〇一

一封短信

一一一

中國十大名城遊記

幾句介紹

世界還沒有達到大同之日，人誰能沒有他的祖國？沒有祖國便如飄零的落葉，眼看他人枝葉婆娑地榮華，自己被踏踐在冰冷的泥地。目前中國的國勢，雖是內憂外患，極度傷心慘目，然牠究竟是我們所寄託的根幹，我們拋棄牠不得。牠現還有這樣浩蕩的江河，肥沃的原野，繁華的都市，光榮的史蹟，只要我們人人對牠愛護周至，依戀不忘，則牠自不會真個凋零枯萎。文錚小朋友生長在喪失了的異域，他對祖國的熱情，卻是非常濃厚。他於遊完中國十大名城之後，作了一本遊記，由他細心的觀察和熱烈的情緒，這本書可以給與吾人豐富的智識和莫大的奮勉，特此爲諸朋友介紹。

廣州

昨晚一夜不曾安睡，深恐臨時發生意外，而就攔我們的行期。廣州和這兒的香港，僅

僅是一衣帶水之隔，本引不起我特別探求的興趣；但牠的位置是在祖國，「祖國」的芬芳，使得我心頭繚亂了多年，因而想親近牠的心有這般密切。幸當我今晨打開窗葉時，一種喊着我的名字「文錚！文錚！」的歡聲，隨着鮮豔的陽光，射進我的屋中。原來我的遊伴史昌、鄭復兩君，已經毫無阻礙地攜了行裝同來，而老天又給了我們風和日麗的天氣，我們相見之下，一團高興。

我們一齊上了輪船，望着岸上送行的親友頻頻揚帽，除了互道珍重以外，沒有多少愁緒。因為祖國正如家裏的祖母，回到祖母的懷中，應是可喜可忭的事。而且到廣州後，周知先生會和我們同行，一切無可擔心；不過這回要周遊國內各大都市，離別的時間有相當之久罷了。

離了香港，許多大小的島嶼在眼前飄過；有的只是淺灘，上面滿生着葱嫩的綠草，遠望去彷彿浮着的碧玉。一處有一堆叢林，船人指說是虎門礮臺，不禁令人想起鴉片戰爭那回事來。我三人都默不作聲，心裏都暗藏着無窮的憤恨。世界上再沒有那個民族做出第二件這般不顧利害的丟臉的事；爲了無謂的消遣，而葬送了他的國家主權，也再沒有

第二個國家，一個海口爲了鴉片在和外洋血戰，而其他的地方，仍然拿着煙槍，吞雲吐霧！終於煙霧沈迷的清室朝廷，割了香港給人；我們的淪爲奴隸，自祖至今整整三代，此恨綿綿，尙不知何時了結？想起這些，不由得對祖國起了惆悵。然而一轉想那一株千年古樹，中間難保沒有被蟲蟻霜雪侵損的時期，這在乎我們新時代的人物，好好地繼往開來，打開難局罷了。

船停在黃埔島上，離廣州還有三十里路，但不能更由此上溯，因爲江水太淺而我們坐的船太大了。岸上的人叢中間，有周先生在那兒揚手，我們直望他奔去。他是鼓勵我們出遊最力的人物，一星期以前，自己回廣州準備，今次見我們如約而來，他喜得像獲了勝利似的。

我們改乘小火輪到了廣州，便直接往周先生家裏。他家是在長堤，正對着珠江。我們走到第三層樓上，臨窗而坐，一面吃着點心，一面聽周先生講廣州的形勢。他一手按着地圖，一手做着姿勢，好像平日講書的神氣，滔滔不絕地說道：

『中國的海岸，從北方的渤海到南方的南海，就像一把大弓。國內四個大商埠，上海

在弓背的中心，漢口在弓弦的中心，廣州和天津，是弦和背相交的兩端。照理這樣一個決大國，由這兒射出去的應該是文化和威力，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，不斷地射出去的正，是國內的金錢和精髓！諸位既然到了廣州，就得先把廣州看個明白！

『廣州是珠江流域的一顆大珠，西江、東江、北江，像三條黃龍，好好地將牠拱衛着。本來中國的文化，最初發展在黃河流域，慢慢地才到長江流域；但是珠江流域有肥沃的土地，有豐沛的雨澤，豈能長久任牠荒廢？所以到周末中原人口日多，戰爭日繁，便有人到這兒來從事開闢。經過漢代的經營，以及東晉北方五胡的擾攘，士大夫的相率南來，於是這兒便日漸進化。廣州城開始似在春秋之時，相傳楚威王時，有五仙人騎五色羊，啣穀而至，故名爲五羊城。嗣後這城一方是嶺南的交通總匯，一方也是番商互市的中心，發展非常迅速。唐代中國和西亞諸國的交通，多從海路，所以黃巢作亂時，在廣州殺戮波斯、阿拉伯的番商，達十二萬人。鴉片戰爭以前，牠還是壟斷着全國的對外貿易，然而現在稍爲兩樣了。』

史昌是一位性急的朋友，看見周先生停住了口，便搶着問道：『現在怎麼兩樣了呢？』

『周先生喝了口茶，便又說道：

『鴉片戰爭失敗以後，允了英國的要求，開五口通商，對外的商業，自然因此分散；而最大的關係，還是爲割了香港。香港的水道比這兒深，英人把牠開爲自由貿易港，出入的貨物不抽稅，於是廣州的商業，便大部被牠所奪。英人稱香港爲「英王冠中最輝煌的寶石」，有了這輝煌的寶石，廣州這顆珍珠，自會黯然無光了。』

史昌又趕忙問道：『這有甚麼方法挽救呢？』周先生便又說道：

『唯一的方法只有打倒帝國主義！以前孫中山先生，曾想把剛才你們走過的黃埔，築爲南方大港，因爲黃埔的水比廣州深，大船可以進出。但是帝國主義不打倒，不會容許我們好好地建設的。這一層你們也許不明白，我們還是走出去看看，看看帝國主義怎樣妨礙我們發展的情形。』

我們下了樓，沿長堤一直往西走去，經過粵海關，便到了沙基大街。沙基慘案這名詞，我以前曾經聽過，但我國國恥慘案太多，腦子裏混淆不清。當我想用心回憶一下時，周先生已經停在一座橋邊，舉手說道：

『來看帝國主義者慘殺華人的地方！從這橋往南便是英法租界的沙面，民國十四年，我國的革命情緒正濃，那時民氣一心要打倒帝國主義，所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之後，各地的民衆羣起響應。然而帝國主義者決不讓我們民族警醒自救的，因此那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廣州的學生、工人、市民，整隊由這橋邊喊着「打倒帝國主義！」的口號走過時，英法的軍隊，便從租界亂開槍礮，民衆死者無算。現在一般人爲要紀念這慘事，將沙基大街改稱六月二十三路；然而英法的旗幟仍然在沙面飄揚，死難的同胞，未必能因這空洞紀念而瞑目吧！』

我們靜靜地聽了他的話，不知不覺地頭都垂了下來。

停了一會，周先生又帶我們朝北走去，便到了廣州最繁華的西關。坊巷縱橫，據說有九百餘條；士女如雲，貨物山積，熱鬧在香港之上。周先生說：『在機器工業未興以前，廣州爲東亞的工業中心，因爲嶺南山多田少，人民多走入工商之途；同時與印度、波斯以及歐洲諸國通商，進步極速。現今雖較之列強爲落後，但在國內仍居前茅；所以輸入多原料品，輸出多工藝品，爲國內各大都市所僅見。』他指給我們看那些陳列的絲綢、漆器、玉器、繡

貨、象牙細工、檀木細工、寶石細工、籐細工等，都是非常精緻美觀。雖然不是利用機器來製造，然而這些玲瓏的心和手，實够叫人誇耀的。

夜裏回到周先生家裏，當窗吸取清涼的江氣，北面的廣州城和南面的河南島，燈火爭輝，水裏一片流光。江心另有一個輝煌的所在，周先生說那是海珠公園，珠江的名稱，便是由這海珠島得來。黑色的大小船隻，密擠擠地像螞蟻的佈陣，在這黯黯如錦的江面，梭一般的織來穿去。街上嫋嫋的弦聲，和着流水似的車聲，以及南國特有的木屐聲，使得夢魂無由舒展，而這兒便成了不夜之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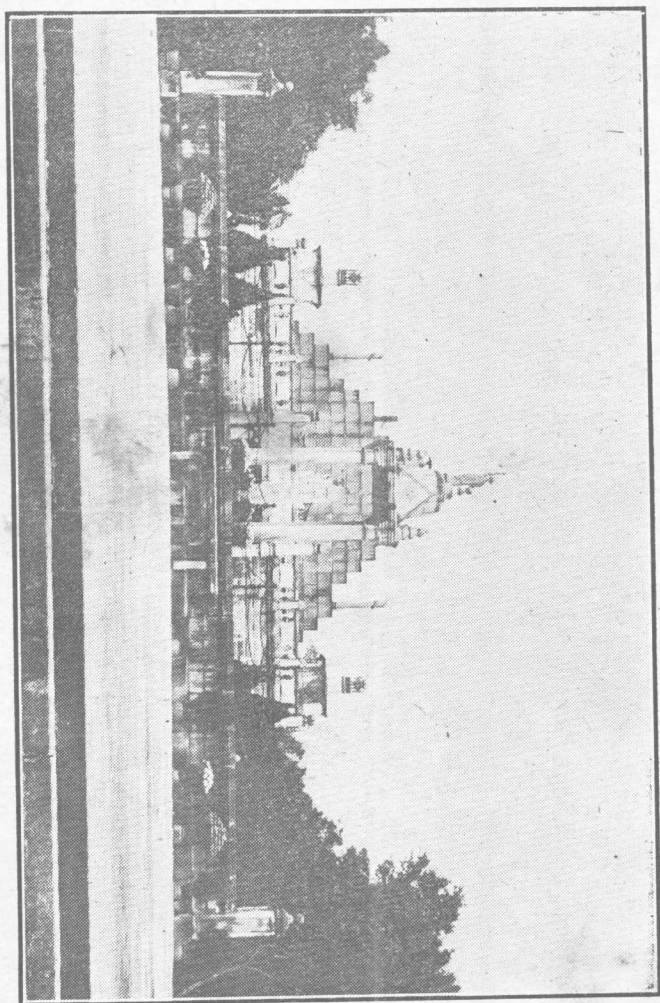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早史昌還沒有醒來，我剛被一點聲音睜開了眼睛，只見鄭復在那兒踱來踱去。他向來是不愛說話而重實行的人，我猜透他是急於想去遊玩，便推動了史昌一齊起來。周先生來叫我們吃早餐，他說今天要去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墳墓，我們歡喜得吃不下東西。

我們一直朝東走，經過了許多寬闊的馬路；周先生說有幾條馬路是以前的城垣，自從拆城築路以後，市內的交通才大進步。我們到了東郊的沙河馬路，看見一個突出二丈

多高的山坡，史昌急忙問道：『周先生！那就是黃花岡嗎？』周先生搖一搖頭，他說：『到那邊你就會曉得。』我們也不流連路旁蔥龍的樹木和鮮美的花草，很快地到了坡下。迎面一座石坊，上寫着「紅花岡四烈士墓道」八個字，我們都驚了起來，停腳不動。周先生便說道：『來罷！中華民國不是容易得來的，你們大約只知道一個黃花岡，沒有知道還有紅花岡；其實犧牲的人，除了這兩處紀念碑以外，還不知有多少無名英雄呢！』

我們隨着他從墓道上登，就望見四個方形的石墳。石墳的後面，有一塊墓碑，巍巍地豎着，令人不由得肅然起敬。原來四烈士：一個是槍斃孚琦的溫生才，一個是謀刺李準的林冠慈，一個是和林同謀的陳敬岳，還有一個是炸傷龍濟光的鍾明光。我一面聽着周先生細述四烈士當時奮不顧身，拚命和惡勢力相戰的情景，一面想着四烈士的沸騰的熱血，覺得遍山的花草，都帶紅色。

由紅花岡往東北去，到白雲山前面，便是黃花岡。岡上松楸蒼翠，碧草如茵，山荊野藤之外，並種有許多奇花異卉。周先生說黃花岡原是郊外荒涼的亂葬墳山，辛亥那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時，被犧牲了的七十二烈士無人殮埋，後來有一位潘達微先生，冒



墓士烈二十七

着恐怖，收拾他們的屍骨，合葬在這岡上，才造成了這光榮的紀念地。現在在這上面造了一個長方形的白石大墓，周圍用鐵欄杆繞着。上面有石亭一座，亭中豎着一碑，上寫「七十二烈士之墓」。墓後有一紀功坊，也是白石所建，橫寫着「締造中華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」，是章太炎的手筆。再後爲一座大石亭，建築很精美，前面橫刻着孫中山寫的「浩氣長存」四個大字。我們由樓梯走上亭頂的自由神像前，默看眼前的景物，想着此刻的中國，離真正的自由還很寥遠，地底下的烈士們，怕在盼望着吾人繼續去奮鬥罷！周先生爲要破我們的沈默，便又將烈士們起義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其中最感人的便是這一段：

『三月二十九日，革命志士，知道消息已經洩漏，必定失敗，一部分人主張退往香港，澳門，再圖後舉；其中有幾位激昂的便說道：「我們做革命運動的人，不是希望成功而取得富貴榮華；只望做失敗的人，來激勵全國同胞的覺悟。試看歷史上成功的大事業，那一件不是失敗的人的心力腦力，和他的寶血化合而成的……」於是大家舉手贊成，結隊往攻督署；當時慘死了的有一大半，其餘的都從容就義。』

後來我們到了白雲山，雖看過了九龍泉、水簾洞，和其餘許多古蹟，然而我腦裏總只

有「我們做革命運動的人，不是希望成功而取得富貴榮華，只望做失敗的人，來激勵全國同胞的覺悟。」這幾句話在翻動，所得的印象很少。

當晚燈下，我寫了封信給弟弟，只是這麼寥寥幾句：

『明弟！我們的民族性的確偉大，他們常常爲了人羣的福利，將自己犧牲。這裏兩朵花，一朵採自紅花岡，一朵採自黃花岡，裏面都有偉人的英魂，願你好好地保存！』

約當全市中心的地方，有很大的中央公園，花卉都栽成很好圖案，裏面有音樂亭和水池。我們在園裏走了一圈，就到花塔街的六榕寺去。榕樹是熱帶的植物，我國據說只有南嶺以南能生長，牠有氣根，枝幹連綿，一株樹就像一棟大廈。六榕寺所以出名，現在卻並不是因爲牠的榕樹，而是因爲牠門口的匾額。那匾額是蘇東坡的手筆，近日有位鐵禪和尚，因爲仰慕東坡之故，特地寄居這寺內；他說是要招徠遊客，使這匾額發揚光大。寺內現有許多酒樓菜館，是市民的行樂地。我們來遊時不過早晨九點多鐘，酒樓裏已有許多客人，我問周先生是甚麼緣故，他回答道：

『廣州有兩樣特別的東西：一樣是當鋪，一樣是酒樓。當鋪造得特別高大，老遠就可

望見；因爲這兒很早就是商業區域，人們的產業都帶流動性，一朝發生變故，便把衣物家具送進當舖，所以典當業非常發達。至於酒樓，是兼茶館的；廣州人上中下三等，每人每日大概要進兩次茶館。工人們的茶館價錢只要一分八釐，中等的三分六，上等的就要一兩角。他們在茶館裏休息閒談，討論債務，解決疑難等等，一坐便是幾個鐘頭，茶房毫不以爲奇怪，現在那些人正是在喝早茶呢！』照這看來，廣州市民大約有閒的多罷。

我們朝北走，到了市外的觀音山腳下，就有很富麗的中山紀念堂，用大理石的材料，造成中國的宮殿式，可謂中西合璧。再前進到了觀音山，立在山上，市內的屋宇，大半收入眼底。回來到了拱北樓，裏面有四個銅壺，上天下小，很是稀奇。周先生叫我們三人猜牠的用處，史昌說牠是水桶，我猜牠是酒壺，鄭復看了半天，他說這四個壺有大小不同，怕是量東西的器具。周先生笑嘻嘻地說道：『你們三個都沒有猜中，都落第了！這是銅漏壺，古時沒有鐘表，由這壺裏滴下水的深淺，計算時間的。廣州還有幾付銅漏壺，不過這樓上的算最古，相傳是南越王趙佗的遺物哩！』我想趙佗那時，對北方漢族的文明甘拜下風，這銅壺說不定也是從北方傳來；而今西洋的文化從南方打入，廢置了的滴漏，無言中怕也有

許多傷感罷！

一轉眼離廣州的時候快到了，周先生抽出工夫整理行裝，最後的一日，他便叫他的弟弟陪我們玩。這是可喜的事。小周先生只有十三歲，我們尋他的開心叫他弟先生，他也高興地接受。弟先生最初帶我們到荔枝灣，我想起了蘇東坡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妨長作嶺南人」的詩句，以為到了那兒，不妨吃牠六百顆，飽飽口腹。誰知是個空城計！這時只有那灣灣的流水，卻並沒有荔枝的影兒。弟先生滿足地笑了一陣，便帶我們走過海珠鐵橋，直到河南島上。這兒的繁華熱鬧和廣州市內一樣，可是有好多些店鋪，門口寫的「銀牌」，這是廣州所無。我們都問弟先生裏面做的甚麼生意，他只把姆指和食指做了一個圓圈，便甚麼也不說。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擁進一家「銀牌」去看；只見許多男男女女，圍住了一個圓臺，像看戲又像聽說書，手裏卻都拿了洋錢。我們想這不是好玩意，便又跑了出來；弟先生大發慈悲，自動地告訴我們這是番攤賭。他說廣州是禁賭而河南是容許公開賭博，愛賭錢的人們，一日之間，傾家蕩產，毫不奇怪。我想這種僥倖的玩意，最好是革除了罷！